

<<记忆的群岛>>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记忆的群岛>>

13位ISBN编号：9787532132898

10位ISBN编号：7532132897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时间：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法)保罗·安德鲁

页数：131

字数：81000

译者：董强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记忆的群岛>>

内容概要

本书是保罗·安德鲁在设计国家大剧院期间创作的一部充满诗意和象征的、新小说派风格的小说。当时，他富有现代主义建筑理念的创意遭到了毁誉参半、结论相悖的命运。

面对异国文化差异，以及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他的内心经历了一种凤凰涅槃般的历程。沉思，冥想，少年时的梦，老年与死亡的恐惧，全都凝聚在了他对时间与空间的反思之中。

《记忆的群岛》艺术、形象地记录了这一切。

与法国新小说派名家罗伯-格里耶、玛格丽特·杜拉等人的作品相比，保罗·安德鲁的这部小说毫不逊色，甚至显得更为纯粹。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小说还可以当作是一部用新小说派风格撰写的、阐述存在主义思想的作品，富有诗意的浓度和张力。

<<记忆的群岛>>

作者简介

保罗·安德鲁，1938年生于法国。

毕业于法国桥梁学院与巴黎国家高等美术学院。

他在29岁时设计了法国戴高乐国际机场，一举成名，在其漫长的建筑生涯中曾多次获奖。

他在中国设计了具有“白莲花般美感”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有“巨蛋”之称的国家大剧院，“海鸥”般展翅欲飞的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其中，他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在中国建筑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争议。

2007年11月，安德鲁在中国出版了《国家大剧院》一书。

安德鲁不仅是一位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建筑师，而且是一位颇有造诣的文学创作者，他将自己对空间、人生与时间的思考融合到每一个设计计划中，在建筑圈子中被公认“诗人”建筑师。

《记忆的群岛》是他在设计、建造国家大剧院期间创作的一部充满诗意、冥想的中篇小说，配以作者亲自授权的素描插图，可以使读者深入一位世界著名建筑大师的内心世界，感悟现代艺术的相通之处。

<<记忆的群岛>>

书籍目录

中文版前言作者手迹记忆的群岛随安德鲁出发远行（译后记）

<<记忆的群岛>>

章节摘录

记忆的群岛 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死去的枯树又生出了嫩芽，接着还长出了叶子。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随着叶子变宽、变大，越来越绿，空气也变得暖和。今天，热气已经让地面干燥，让身体出汗，都已经想不起来树木原来的样子：枝条消失在了风中不停摇曳的大块绿色之中，树干则已经完全处于持久不去的阴影里。寒冷与枝条一起消失了：夜晚也变得暖和，可能是由于叶子不停的簌簌声，或者是因为它们在空气中的摇曳。夜是那么的暖和，让我一动不动，裸着身体，无法入睡。我有时会怀念寒冷，怀念床单和睡意，尤其是早晨，当我疲惫不堪，当光线刺眼，当我过于苍白的身体不由我分说地从阴影中呈现出来。但是马上，鸟儿叽叽喳喳的声音让我放下心来。仿佛是我明显的裸体让它们最终决定开始歌唱。它们也是与叶子一起到来的，或许是稍晚一些，我记不清了。起初，只是一些坠落的叶子，毫无声息地在空中飞。后来它们才开始歌唱，起先是一只鸟，后来是两只一起，至少我是这样觉得的，但是，仔细想想，也有可能的情形是：它们的声音随着温度的增高和叶子的变大而有所变化，而且总是那么急切，所以最终被分成了两个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协调的部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此起彼伏，有时也会一起唱。但是，可能为了能够一起歌唱，它们必须先见到叶子，因为我只是在太阳升起之后的一段时间，才能够听到它们。我已经说过，这种前后分开的歌唱让我放下心来：我不再那么怕看自己的身体，看到它被卸成好多器官，在灰白色的床单上隐现出一座座忧伤的半岛的风景。叶子，热气，鸟，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事先意想得到、可以预见的。这里发生的，确实是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我头痛，我的头一直痛。痛苦在睡眠中都一直不放过我，这样的执着中有一种令我羞辱的东西：我不知道痛苦来自何方，也不知道它如何移动。我经常试图找出它的轨迹，但总是那么模糊。它没有可以让我上溯的源头，也没有明确的方向，只是不断地分岔，越来越复杂，最后消失。根据经验，我知道，只需要一些耐心，就可以解开这一团乱麻，至少如果它只是由一根线绕成的。只要不急着去拉它，只需要分开线，给它们更多的空间。我知道，一根两头没有松开的线，不论它表面上如何缠绕不清，总是可以理顺、分开的，最后连一个结也不剩下。假如我能够确定，我的手中一直都持有我的疼痛的两头，那我一定可以解开那一团乱线；可是，问题就是，我无法确定这一点，而且我越来越经常地自问，它是否是由缠绕在一起的结组成的，必须剪断了，才能打开，但危险就是可能彻底释放了疼痛，使它变得永远都无法抓住。就这样，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我已经不知道它们究竟带有白天的色彩，还是黑夜的颜色。通过雨水在楼房五层的食品储藏室的瓦顶上向下坠落时的声音，可以估摸出雨下得急促与否。为什么这里没有建可以积雨水的檐槽？是不是想让这些小小的雨瀑的噪音在夜里吵醒所有居民？很有可能，之所以没有设雨檐，是为了预知大雨可能在房间里造成的损害，因为那时候，窗户都会打开。在叶子长出来之后，这里经常就是这样的。必须承认，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警报形式：哪怕是非常小的、原则上只能让叶子在宁静中闪亮的雨，也能产生出一种真正的丁当声，就像手中握着的一把小泥球掉到一块陈旧的木板上的声音。可是，此时，声音不肯停下来，就像是有着大把大把、无可穷尽的小泥球，仿佛手掌永不疲倦。

<<记忆的群岛>>

大雨让人害怕：它们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里面混杂着大片的水从一层到另一层坠落的急促的噼啪声，仿佛一耸一耸的快速的、不规则的涌动，复制出上面乌云的形状，以及乌云的内在肌理。

同时，这种恐惧让人放心：住在底层的人，即便他们沉睡不醒，即使他们多服用了一点安眠药，又怎么可能被淹没呢？

不可能的事。

疼痛的行进路线也许与兔子在公园中废弃空间留下的痕迹相似。

整体上，它就像是一张网，撒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地面由光突突的泥土的一道道小沟组成，浅褐色，在地上裁剪出齐平的草的方块。

在这样一个网络中，疼痛必须在它自身的重量下伸展，在每一个分岔口都犹豫一下，该朝哪个方向走。

其实，兔子划出的道路同其他动物划出的道路也相似，羊啊，驴啊，可能还有人。

令人惊讶的是，每个动物都几乎总是在同一地方经过，它们都有一个器官，隐藏在爪子众多的关节中，或者就在手指的中间，可以让它们记住路。

可能，这一器官是通过泥土与草在它碰上去时传给它的不同感觉而得到信息的，但这一解释只能解释一部分：为什么会有好几道痕迹，为什么每一个动物只在一条道上走？

兔子的爪子可能要比一般人所想象的复杂得多。

这一点，在我观察自己的脚的时候，就很明显：它在白色床单上融解，就像一个半岛，被分为一道道海岬，渐渐远逝，一个一个地，一个紧接在一个的后面，消失在绿色、光滑的海水中，扬起一道道白色的泡沫，一道道仿佛被冰冻住的火焰的泡沫。

我的脚显得是那么的遥远，在床单如此光滑、如此广袤的泡沫中一动不动，让人无法想象，它会有兔子的爪子中一样复杂、进化了的器官，然而，假如太阳光在移动过程中偶然撞上了它，它会首先像是因快乐而颤抖，然后又有些不好意思，而且一直都是以同样的方式，仿佛它认出了太阳，也许，它已经在它的记忆中，在某个地方，为太阳找到了一个名字。

我带着巨大的忧伤意识到，突如其来的暴雨完全可以一下子动摇世界的美妙构成。

但从此以后，我也只能接受。

很久以来我就知道，时间像一道平静的水一样流过，没有终结，漠然而无动于衷。

我有时候会在脑中完全停止工作，不再看到任何东西，不再听到什么，不再感觉疼痛，不再抱有希望，就这样在空无中待着，只是努力地感受时间从我的一个脸颊到另一个脸颊流过，并在脑子里跟踪一个瞬间的流逝，仿佛我与它有足够的距离，可以观察到它，仿佛在透明状态中，它可以显示出它的内在运动。

我从未做到过，也许这是不可能的，或者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是我的努力，无论怎样集中，都只能做到这一点：我从一个瞬间跳跃到另一个瞬间，就像一个轮幅被扭曲之后的轮胎的转动。

就像在一条不平整的、因雨水而变糟糕了的道路上，手强力地抓住刹车挡时造成的震动。

先是一阵突然的震动，遍布全身，身体一下子动用全部的意志，又一下子将之全部耗尽。

一个热烘烘的、野蛮的声音。

接下来，在一种依然令人担忧的、向正常状态的回归过程中，震动开始没有那么连续，但依然强烈，直到最后，手开始松开，时间又开始它漠然的流程。

也许对我来说，没有现时，只有过去，在遥远的遗忘和应当成为瞬间的东西的痛苦的不可能性之间摇摆。

在清晨的宁静中，在因夜晚的汗水而潮湿的床单的清冷中，有一段非常短促的休息时间，让我相信，平静和宁和已经回来，现时可以被触及到、被感知。

于是，可以听到一些新的声音，就像是在一个看不见的天空中飞机穿行的声音，远远的轰鸣声，旋涡刺耳、沉闷而交替形成的声音流，渐行渐远，渐渐变弱，直到最后，成为一道萦绕不去的东西，我有时会觉得它就是第一道记忆之流。

这一感觉会马上被一种明显真实的、非常弱，但又十分明确的感觉所纠正：其实它只是在时间光滑的伸展中一道极小的折皱而已。

正是在这一消失中，我离现时最近。

<<记忆的群岛>>

接下来，很快，一种新的忧虑升起，并开始弥漫：我呼吸的声音回响起来，占据整个空间。仿佛我成为这一切的责任人，仿佛我的意志已经被调动，以让它持续，仿佛这将永久成为一种越来越大的职责，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职责，必须去维持在我的肺部、胸口以及永远半张着的嘴唇之间流动的一道空气流。

每当我想遗忘或者变得对此无动于衷，就会有一种即刻的窒息感告诉我，必须是这样子的。我必须做好几次深呼吸，逼着我的思想远离，直到这一切最后终止，直到最后我进入一种水状的睡意中，化去疲劳、恐惧，以及焦虑的精髓。

从门的欲闭还开，从轻轻的喘息的声音，从地面上发出的嚓嚓声，我知道，他进来了。当然，我的眼睛依然紧闭。

我不希望我的目光逼迫他去拥有准确的存在，也不希望他一下子、永久性地具有我此时此刻赋予他的形状与色彩，不希望在这空无的遐想的边际，被他打断。

而他，也每次都尊重我，可能认为我是在睡觉，而且诧异我可以如此嗜睡，还睡得如此之死。但他不敢来检查我是否真的睡着，只是试探地将喘息和地上的嚓嚓声故意弄得更大些。

我已经习惯了，以至于认为这是他所特有的。

他所能做的，只是变化它们的强度而已。

我不愿意知道他在空间中的位置，自从我发现，当门的声音能够比较准确地确定他的位置，他就会失去我为他选择的形状，而采用一个其他的、未知的形状，此时我就受到诱惑，想去看。

我知道，假如我发现了他，我将别无选择：即使是在午夜，他也会强迫我接受，我将从属于他，就像是我已经为他命名。

我不愿意从属于他。

相反，我希望他从属于我，我可以决定他的年龄，他的高矮，任意为他穿衣，甚至更多，我仅凭意志就可以让他失去任何门的声音赋予他的形状之外的形状。

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我才可以毫无恐惧地等待他，闭着眼睛，假装睡着，不再知道已经是什么时辰，是白天还是黑夜，甚至遗忘整个时间，因他不可预见的来临而欣悦，喜欢他就在那里，在某个地方，看不见，因为我不看他。

因此，我不知道他何时走的。

他离去时不发出任何声音。

也许他根本就没走。

也许他像一个被人过勤地唤起的记忆，渐渐地逝去。

经常，我对自己说，他只是我空无的遐想中的一道折皱。

确实，他从来都不在可以明辨出是雨声的时候来，也不在叶子的摇曳声中出现。

他的出现，只是当我的眼睛已经闭得足够长，已经挖出了虚空，在我的眼皮之下，直到我头颅的中央，在我所有思想都汇集的地方，都挖出足够的虚空。

但是，他怎么是独自一人？

他难道不应该有一个替身？

他们在别处是否是两人一起出现，而他则在他的替身在走廊里徘徊的时候独自进来？

或者他们两个都在？

有没有可能，是我错误理解了门与地面的声音，我所以为是喘息的声音，其实完全是其他东西？

可那又会是什么呢？

他们两个都在，可以很好地解释他是渐渐消失的。

但是，为什么没有声音，为什么缺少对称？

无论如何，我明白赋予他一个名字的危险，假如事实上他们是两个，尽管我不知道这样一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可怕后果，我也知道，必定与死亡有关。

<<记忆的群岛>>

编辑推荐

叙述者是谁？

他究竟身在何处？

我们无法知道。

但我们会与他一起，开始一段不确定的、痛苦的历程。

他试图理解传到他耳中的各种声音。

他想起业已远离的各个瞬间。

沉思、冥想、少年时的梦、老年与死亡的恐惧，凝聚在对时间与空间的反思中。

渐渐地，一幅重新组合而成的内在世界的图景呈现出来。

在意识与时间的搏斗中，这个动态而不确定的世界会消失，但永不终结。

<<记忆的群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